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隋煬帝豔史 第十六回 明霞觀李 北海射魚

詞曰：君莫悼，國家興亡皆有兆。舉頭不獨乾象垂，一草一木能先告。君莫疑，國家成敗自有時。不必著龜與四體，一禽一魚皆前知。願君細細觀與察，莫向蒼天逞狡猾。有言不聽謂之聾，有機不見謂之瞎。江山謾道已成灰，修德天心尚可回。好笑愚癡終不悟，縱淫縱欲自家催。

話說煬帝與蕭後、眾夫人面試宮女，盡將佳麗選入西苑。選完了，單剩了一個美女，不歌不舞。煬帝見她舉止有異，忙叫到面前細細的盤問。那美人不慌不忙答道：「妾姓袁，小字叫做紫煙。自幼入宮，從未一睹天顏。今蒙聖恩採選，故敢冒死上請。」煬帝道：「你既來見朕，定有一長之伎，何不當席獻上，待朕與娘娘賞鑒。」袁紫煙道：「妾雖有微能，卻非豔舞嬌歌，可以娛人耳目。」煬帝道：「既不是歌舞，卻是何能，可細與朕言。」袁紫煙道：「妾自幼好鑿玄象，故一切女工，盡皆棄去。故今別無他長，只能觀星望氣，識五行之消息，察國家之運數。」煬帝大驚道：「此聖人之學也！你一個朱顏綠鬢的女子，如何得能參透！」袁紫煙道：「妾為兒時，曾遇一老尼，說妾生得眼有神氣，可以觀天。遂教妾璇璣玉衡，五緯七政之學。又誡妾道：『熟習此，後日當為王者師。』妾因朝夕仰窺，故得略知一二。」煬帝大笑道：「朕自幼無書不讀，只恨天文一道，不曾窮究；前曾召台官來問，怎奈他們指東划西，只是糊塗塗塗，不肯明言。故他們往往奏災祥禍福，朕也不甚聽他。今日你既能識，朕即於宮中起一高台，就封你為貴人，專管內司天台事，朕亦得時時仰觀乾象，豈不快哉！」袁紫煙慌忙謝恩。煬帝即賜她列坐在眾夫人下首。蕭後賀道：「今日之選，不獨得了許多佳麗，又得袁貴人一內助，皆陛下洪福所致也。」煬帝大喜，與眾人直飲到夜深方散。

次日，煬帝即傳旨，叫有司在顯仁宮東南上起造一座高台，寬闊高低，俱照外司在台式樣。眾官領旨。真個是朝廷有倒山之力，不旬日，台已造完。煬帝見了大喜，隨命治酒台上，這一夜即召袁紫煙同登高台，上觀玄象。袁紫煙領旨，與煬帝並席而坐。先指示了三垣，又遍分了二十八宿。煬帝道：「何謂三垣？」袁紫煙道：「三垣者，紫微、太微、天市三垣也。紫微垣，乃天子所都之宮也；太微垣，乃天子出政令朝諸侯之所也；天市垣，乃天子主權衡聚積之都市也。星明氣朗，則國家享和平之福；彗孛干犯，則社稷有變亂之憂。」煬帝又問道：「何謂二十八宿？」袁紫煙道：「角、亢、氐、房、心、尾、箕七宿，按東方蒼龍之象；鬥、牛、女、虛、危、室、壁七宿，按北方玄武之象；奎、婁、胃、昴、畢、觜、參七宿，按西方白虎之象；井、鬼、柳、星、張、翼、軫七宿，按南方朱雀之象。二十八宿，環繞天中，分管天下地方。如五星干犯何宿，則知何地方有災，或是兵變，或是水喪。俱以青、黃、赤、白、黑五色辨之。」煬帝又問道：「帝星安在？」袁紫煙用手向北指著道：「那紫微垣中一連五星，前一星主月，太子之象；第二星主日，有赤色獨大者，即帝星也。」煬帝看了道：「為何帝星這般搖動？」袁紫煙道：「帝星搖動無常，主天子好游。」煬帝笑道：「朕好遊樂，其事甚小，如何上天星文便也垂象？」袁紫煙道：「天子者，天下之主，一舉一動，皆上應天象。故古之聖帝明王，常凜凜不敢自肆者，畏天命也。」煬帝又細細看了半晌，問道：「紫微垣中為何這等晦昧不明？」袁紫煙道：「妾不敢言。」煬帝道：「上天既已有象，妃子不言，是欺朕也。況興亡自有定數，妃子不妨明對朕言。」袁紫煙道：「紫微晦昧，但恐怕國祚不永。」煬帝沉吟良久道：「此事尚可挽回否？」袁紫煙道：「陛下若修德禳之，何患天心不回！」煬帝道：「既可挽回，則不足深慮矣。妃子言天甚祥，論理甚當，真女中丈夫也。朕得之以為內助，時時警省，何憂國祚哉！」遂命近侍敬酒。二人就在星光之下笑談歡飲，飲到夜分之際，東山上忽然升起一輪素月，掩映得夜景清幽。煬帝一時高興，便索筆長吟古風一首道：

團團素月淨，夕景清。谷泉驚暗石，風鬆動夜聲。披衣出荊戶，躡履步山楹。欣睹明堂亮，喜見泰階平。觜參猶可識，牛女尚分明。更移斗柄轉，夜久天河橫。徘徊不能寐，參差幾種情。

煬帝吟完，袁紫煙方才捧誦。忽西北上一道赤氣，就如龍紋一般衝起來。袁紫煙猛看見，著了一驚，忙說道：「此天子氣也，何以至此？」煬帝忙回頭看時，果然見赤光縷縷，團成五彩，照映半天，十分奇怪。真個是：「珠藏玉潤便光輝，風虎雲龍自不違。謾道真人難物色，赤光先已鬥牛飛。」煬帝看了，不覺地驚訝起來，因問道：「何以知為天子氣也？」袁紫煙道：「五彩成紋，狀如龍鳳，如何不是！氣起之處，其下定有異人。」煬帝道：「此氣當應在何處？」袁紫煙以手指著道：「此乃參井之分，恐只在太原一帶地方。」煬帝道：「太原去西京不遠，朕明日即差人去細細緝訪。倘有異人，拿來殺了，便可除滅此患。」袁紫煙道：「此天意也，恐非人力能除；唯願陛下慎修明德，或者其禍自消。」煬帝道：「雖然天意，亦在人為。若能知其姓氏，除之便不難矣。」袁紫煙道：「昔老尼曾授妾偈言三句，說道：『虎頭牛尾，刀兵亂起，誰為君王木之子。』若以『木』『子』二字詳來，『木』在『子』上，乃是『李』字。然天意微妙，實難以私心揣度。」煬帝道：「天意既定，憂之無益。這等良夜，且與妃子及時行樂，有何不可！」遂起身下台，竟到袁紫煙宮中宿了。正是：

淫亂終難改，昏迷喚不醒。

眼看天意變，猶自醉娉婷。

煬帝次日方才起來梳洗，忽見明霞院楊夫人差一個太監來奏道：「昔日酸棗邑進貢的李樹一向不甚開花，昨一夜忽然葉枝扶疏，開花無數，清陰素影，交映有數畝之遠。一陣風來，滿院皆香，大是祥瑞，伏望萬歲爺親臨賞玩。」煬帝因昨夜袁紫煙說「木」「子」是「李」字，今又見報玉李茂盛，心下先有幾分不快。沉吟了一會，方問道：「這玉李樹久不開花，忽然茂盛，必定有些奇異。」太監奏道：「果是有些奇異，昨夜滿院中人俱聽得樹下有幾個神人說道：『木子當盛，吾等皆宜扶助。』奴婢等都不肯信，不料清晨看時，果然開得花葉交加，十分繁衍，此皆萬歲爺洪福齊天，故有這般奇瑞。」煬帝聽言，愈加不喜。正躊躇間，忽又見一個太監來奏道：「奴婢乃晨光院周夫人遣來，院中舊日西京移來的楊梅樹，昨一夜忽滿樹開花，十分茂盛。特請萬歲爺御駕親臨賞玩。」煬帝聽說楊梅盛開，合著他自家的姓氏，方才轉過臉來歡喜道：「楊梅卻也盛開，妙哉妙哉！」因問道：「為何一夜就開得這等茂盛？」眾官奏道：「昨夜花下忽聞得許多神人說道：『此花氣運盛極，可一發開完。』故今早看時，樹上樹下，無一處不開得爛爛漫漫。」煬帝道：「楊梅這般茂盛，卻比明霞院的玉李何如？」太監道：「奴婢不曾看見玉李。」煬帝又問明霞院的太監道：「你看見楊梅麼？」太監道：「奴婢也不曾看見楊梅。」煬帝忽見王義立在旁邊，便叫王義道：「你可到兩院去，看楊梅比玉李，畢竟還是哪一樹更勝。」王義領旨，慌忙到兩院去看。去不多時，即來回旨。煬帝心下巴不得他說楊梅盛似玉李。只見王義說道：「兩樹俱開得茂盛。然玉李顏色鮮妍，大有神氣；楊梅不過花蕊稠密，精采卻似發洩太盡。以臣看來，楊梅雖茂，終不如玉李之盛。」煬帝不悅道：「你們這些肉眼，如何認得？待朕親自去看。」遂上了金輿，竟到西苑來。早有楊夫人、周夫人接住奏道：「二院一齊開花，大是奇異。」煬帝問道：「楊梅乃西京移來，原是宿根老本，固該十分茂盛；這玉李乃外邑所獻，不過是浮蔓之姿，如何也忽然茂盛？」二夫人道：「正是這般奇怪，玉李轉盛似楊梅。楊梅的茂盛雖比往年大不相同，卻還是人間有的；玉李開得沒枝沒葉，一層一層都堆將起來，真若有神肋一般。」煬帝道：「哪裡便道如此！」二夫人道：「聖目觀看便知。」須臾駕到了明霞院，楊夫人便要邀煬帝進看玉李。煬帝不肯下輿道：「先去看了楊梅，再來看它。」楊夫人不敢勉強，只得讓輿過去，自家轉隨到晨光院來。煬帝進了院，竟到楊梅樹下來看。只看花枝簇簇，果然開得茂盛。怎見得？有《梅花引》詞一首為證：

紅一團，綠一團，上下高低簇錦盤。花攢攢，葉攢攢，煥彩蒸霞，渾如錦一般。千花萬蕊都開遍，不留一雜藏春豔。莫浪看，莫浪看，只恐傷殘，繁華再繼難。

煬帝看了，十分歡喜道：「果然開得茂盛，果然開得茂盛！國家祥瑞，不卜可知也。」須臾，各院夫人聞知二院花開，也都來看。看見了楊梅茂盛，皆極口稱贊。煬帝大喜，便要排宴賞花。眾夫人不知煬帝的心病，一齊說道：「聞知玉李開得更盛，陛下何

不一往觀之？」煬帝笑道：「不必去看，料沒有楊梅這等繁盛。」眾夫人道：「盛與不盛，大家去看看何妨？」煬帝被眾人催逼不過，只得同到明霞院來，才進得院門，早聞見濃濃郁鬱的異香撲鼻。及走到後院，開了軒窗一望，只見奇花滿樹，異蕊盈枝，就如瓊瑤造就，珠玉裝成，清陰素影，掩映的滿院中祥光萬道。瑞靄千層，真個有鬼神贊助之功，與楊梅樹大不相同。怎見得？有《踏莎行》詞一首為證：

白雪橫鋪，碧雲亂落，明珠仙露浮花萼。渾如一夜氣呵成，果然不假春雕鑿。天地栽培，鬼神寄托，東皇何敢相拘縛。風來香氣欲成龍，凡花誰敢爭強弱！

煬帝看見玉李金光璀璨，也不像一枝樹木，就似什麼寶貝放光一般，嚇得煬帝目瞪口呆，半晌開口不得。眾夫人不知其中就裡，只管稱揚贊歎。眾內相宮人也不識好歹，這一個道：「大奇大奇！」那一個便道：「茂盛茂盛！」都亂紛紛稱揚不絕。煬帝氣了半晌，忽然大聲說道：「這樣一枝小樹，忽然開花如此，定是花之妖也！留之必然為禍。」隨叫左右快用刀斧連根斫去。眾夫人聽了，都大驚道：「開花茂盛，乃是國家祥瑞，為何轉說是妖，倒要伐去？望陛下三思。」煬帝道：「眾妃子哪裡曉得？只是快快斫去為妙。」眾夫人再三苦勸，煬帝哪裡肯聽。那許多太監，人人皆愛惜此花，捱來捱去，不忍動手，正要斫，忽報娘娘駕到。

原來蕭後聽得二院開花茂盛，故來賞玩。到了院中，見了煬帝，眾夫人接住就說道：「這樣好花，萬歲轉說是妖，倒要伐去，望娘娘勸解。」蕭後仔細將玉李一看，果然是雪堆玉砌，十分茂盛。心下也沉吟了一會，因問煬帝道：「陛下為何要伐此樹？」煬帝道：「御妻明白人，何必細問！」蕭後道：「此天意也，非妖也，伐之何益！陛下若威福不替，則此皆木德來助之象也。」煬帝道：「御妻所見極是。」方才不叫伐樹。楊夫人見不伐樹，就要排宴來賞。煬帝隨起身道：「且同御妻去看楊梅。」大家依舊一齊同到晨光院來。蕭後看那楊梅雖然茂盛，怎能敵得玉李！然蕭後終是個乖人，曉得煬帝的意思，只得勉強說道：「楊梅香清色美，得天地之正氣，玉李不過是鮮媚之姿。以妾看來，二花還是楊梅為正。」煬帝方笑道：「終是御妻有限力。」隨命取酒來賞。須臾酒至，大家就在花下團坐而飲。飲了半晌，真個是觀於海者難為水，只因看過玉李繁衍，故把楊梅都看得平常。大家口裡雖然贊美，心中都有一點不足之意，故此飲酒不十分起興。就是煬帝自家看了一會，也覺得沒什麼趣味。忿然走起身說道：「這樣的時節，春光明媚，大地皆是文章，五湖中有多少風景不去遊賞，何苦卻守著一枝花樹吃酒。」蕭後道：「陛下之論有理，莫若移席到五湖中去。」煬帝道：「要去索性過北海一遊，好豁豁這胸襟眼界。」眾夫人聽了，忙叫近侍將酒席移入龍舟，須與安排妥當。煬帝與蕭後大家一齊同上龍舟，望北海去游。只見風和日暖，春天的風景，比四時更覺不同。有詩紀證：

御苑東風麗，吹春滿碧流。

紅移花覆岸，綠壓柳垂舟。

樹影依山殿，鶯聲度水樓。

今朝天氣好，宜向五湖游。

又云：

君王行樂處，別自有芳菲。

禁鳥啼如笑，宮花墮欲飛。

寒添新釀酒，暖試薄羅衣。

敕賜教歌舞，留春不放歸。

又云：

宮中三二月，景物百般新。

嬌鳥天然曲，佳人自在春。

水波青蕩漾，山色紫嶙峋。

聞道過湖去，龍舟簫鼓陳。

煬帝與蕭後、眾夫人在龍舟中把簾幕捲起，細細的賞玩那些山水之妙。又叫新選的美人來歌舞作樂，歡歡笑笑。不多時，早游過了北海，到了三神山腳下，大家一同登岸。正待上山，忽聽得波心裡跳躍的水聲響亮，齊回頭看時，只見海中一個大魚翻波逐浪遊戲而來。起初猶在中間揚■鼓鬣，後漸漸逼近岸邊。煬帝見那魚有些古怪，便不上山，轉同蕭後走回海邊來看。那魚見了煬帝，就如認得一般，也不避去，也不沉入，只管在岸邊水面上游來游去。煬帝定睛細看，卻是一個大鯉魚，有一丈四五尺長短，渾身上錦鱗金甲，照耀在日光之下，就如幾百萬點金星。真個是：

非現非潛躍在淵，半波半浪戲長川。

分明已具龍鱗甲，只待風雷便上天。

煬帝見那魚生相有些奇異，又長又大，心下也有幾分驚訝。又見它游來游去，再不肯沉入水中；又是個鯉魚，與「李」字音義相同，心下著實不暢。看了半晌，狄夫人忽指道：「陛下看那魚額上隱隱像有一個紅字一般。」煬帝再細看時，只見那魚額上，是朱紅寫的一個「角」字，偏在半邊。煬帝看了又看，忽然想起說道：「原來就是此魚。」蕭後忙問道：「此是何魚？」煬帝道：

「御妻記不得了？朕昔日曾與楊素在太液池釣魚，有一個洛水漁人，持一尾金色鯉魚來獻。朕見它有些奇相，就放在池中。後來虞世基鑿海，要引入活水，遂與池相通。不知它幾時便走到海中，養得這般大了！」蕭後道：「陛下如何認得？」煬帝道：「朕放入池時，因它無名，曾將硃筆題『解生』二字在額上。今日『生』字俱已浸去，只有『解』字半邊一個『角』字在上，豈不是它？」

蕭後道：「鯉魚有角，非凡物也！陛下不可不知。」煬帝笑道：「朕為天子，豈不知此？待聯展屠龍之手，除此心腹之患，與御妻看。」隨叫近侍取弓箭。近侍們忙到蓬萊山餐霞殿中，取了一張氣胎雕弓，幾支赤莖羽箭，奉與煬帝。煬帝接弓在手，引箭當弦，展起袍袖，覷定了那魚肚腹之上，「颯」的放一箭去。說時遲，行時快，箭剛發去，忽然水面上捲起一陣風來，刮得海中波浪滔天，就像有幾百萬魚龍在波中踴躍的模樣。浪頭的水沫直噴上岸來，連煬帝與蕭後、眾夫人衣裳，盡皆打濕。嚇得眾人一個個都魂飛魄散，往後倒退。正是：

天生神物不尋常，弓箭如何得中傷。

好笑君王不思付，翻叫波浪濺衣裳。

煬帝被風浪撲面卷來，嚇了一驚，立腳不定，慌忙與蕭後、眾夫人避入殿中。因說道：「此魚雖大，不過還是一鯉，又未成龍，如何能作這般大風大浪？」蕭後道：「此魚雖未成龍，定然是個龍種，決非池中物也。」煬帝道：「朕方才箭剛發去，風浪就起，也不知可曾射著？」蕭後道：「若是射著，決不能起這樣風浪。」煬帝道：「昔日楊素倒曾勸朕殺它，以免後日風雷之患，朕不曾聽，豈知今日果應其言。」眾夫人道：「縱是成龍，也無甚大事，何足介意！」大家又談論了半晌，波浪方才寧靜。煬帝吃了這驚，也無興上山遊覽，依舊同蕭後、眾夫人上龍舟往北海搖回。方登南岸，只見中門使段達俯伏在地，奏稱有緊急表文奏上。只因這一奏，有分教：天下兵權，盡歸真主；宮中歌舞，迷殺昏君。正是：

天心一有屬，人事便分張。

一任君王忌，名偏達未央。